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散

文

2002 中国
最佳

宁夏人民出版社

王蒙、主编

王必胜、选编

潘凯雄



2002
中国最佳
散文

王蒙 主编
王必胜 选编
潘凯雄

ZHONG
GUO
ZUI
JIA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五周年版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中国最佳散文/王蒙主编;王必胜,潘凯雄选编.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2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ISBN 7-205-05478-8

I .2… II .①王… ②王… ③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291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422 千字 印张:17½

印数:1-8,000 册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陶 然

责任校对:刘再升等

封面设计:金 明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27.0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编 委 张中行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李家巍 孙 郁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散文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笔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文卷 朱铁志

诗歌卷 宗仁发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五周年版

《2002 中国最佳散文》

《2002 中国最佳随笔》

《2002 中国最佳诗歌》

《2002 中国最佳杂文》

《2002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2002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本丛书从五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研究与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继 1998 年至现在五年最佳选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王必胜 潘凯雄

序

—

如果说去年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2001 中国最佳散文》的编选工作是硬着头皮交了一道“难题”的话，那么，今年该社给我们出的题就更令人挠头了：不仅要选 2002 年度的最佳散文，而且还要选这一年度的最佳随笔。且不说这一年中到底有多少散文随笔面世，如何尽量避免遗珠之憾的这一关不好过，更难受的则还在这散文与随笔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所幸未将选杂文的任务交给我们，否则更乱）？何谓散文？何谓随笔？为什么要将此篇纳入散文，将彼篇归入随笔，依据何在？

这依据似乎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

在西方文论中，恐怕压根就没有所谓散文、杂文一说，它所拥有的相近概念就是“ESSAY”，中文通常译作“随笔”。权威的解释是“一种中等篇幅的文章，通常为散文体。由于随笔种类繁多，因此对该文体下定义非常不易。”既然“不易”，只好简单回溯一下“ESSAY”的发展史，就不难看出它里面装的东西有多庞杂。一般认为，“ESSAY”一词为 16 世纪法国作家蒙田所创造，意思是“试图”。这种文体早在 16 世纪以前就以正式或非正式的作品形式存在，但蒙田深沉、率真和恳切的文字为私人随笔创立了标准。此后，培根的随笔比较严肃，几乎成了箴言集。18 世纪艾迪生、斯梯尔、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等均将随笔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文体。19 世纪的兰姆成为一位伟大的随笔作家，他善于观察的风格使其作

品既有幽默、幻想，又富于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到19世纪末，史蒂文森的随笔赢得了与蒙田和兰姆同等的地位。20世纪，随笔愈加繁盛，涉及内容包罗万象；到了它的下半叶，“ESSAY”则开始逐渐消失，但在后来被称为专栏的形式里仍然存在。

我国的文论中对此倒是有看似不同的解释。权威的《辞海》称随笔为“散文的一种。随手写来，不拘一格的文字。”而散文则是“文学的一大样式”，“其中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散文包括杂文、小品、随笔、报告文学等在内；狭义的散文则专指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情思的叙事、抒情散文。散文形式自由，结构灵活，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或三者兼有。”这样的解说不能不让人对散文与随笔的区分仍然一头雾水，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无异于什么也没限定，什么也没说。叫人如何依从它？

既然东西方均无现成答案可循，那也就只好自我“创造”，自我划分，“自成一家”了，从这个角度看，也好在散文与随笔的编选集我们一身，这样似乎更便于“宏观调控”一些。

因此，在我们的这两个选本中，大体上依循着这样的标准在划分散文与随笔：富于形象、侧重情感、工于叙事者多入选散文卷，而长于感悟、偏于理性、多发议论者多入选随笔卷。即便如此，要将散文与随笔的界线划得一清二白，还是十分困难，因此，读者在我们的这两个选本中多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界线未必那么清晰、彼此交叉互渗的篇什。也就是说，某些篇什既可入选散文卷，也可入选随笔卷，现在的这种安排完全是我俩的自说自话，没太多的道理可言。这当然是一种无奈，而且这种无奈大约也是一时无法消解的。

二

不过，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切分着散文与随笔的界线，它们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近亲”关系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换言之，撇开体裁界线不论，仅着眼于为文之道，两者同样存在着一些共通的特点，这就为我们在挑选入集作品时提供了另一套选择标准。

无论是散文还是随笔，它们的写作大约都无法摆脱如下一些基本要素，诸如情、识、散、工、力、闲、大、小等等，而这些要素大概齐也可以归为四组，即情与识，散与工，力与闲、大与小。这当然是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要素的排列组合，情与识侧重于内容，其余三组则偏于走笔，而内容与走笔又存在多种组合的可能。因此，在这些要素以及相互间的组合上，并非只是简单的价值上孰高孰低的关系，无论您是着眼于情还是用力于识，是散淡不经还是工于格式，是走笔千钧还是闲适飘逸，是博大精深还是小巧玲珑，其实都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使之组合得更加浑然天成，愈发自成一体，最终自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从入选的这些散文随笔来看，在处理上述要素及要素间的组合上都见出自己的一些特色，在一定层面上也代表着近年散文随笔写作的一些基本走向。比如情感的抒发更加生活化与细节化，以往那种矫饰的、人为的煽情在时下散文随笔的写作中已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比如识见的阐发益愈走向纵深与文化，那种肤浅的一事一议或无病呻吟式的几声叹息已越来越没有市场；比如散文随笔写作中的种种争论或口号招牌的提出已越来越激不起多少涟漪，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写作，前几年热闹一时的所谓“大散文”、“小女人”、“行走”之类的“大旗”下不再是人头攒动，在务实的写作者那里，这些口号与大

旗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可言。何谓大?何谓小?何谓工?何谓散?何谓闲?何谓力?即使我们在理论层面将它们一一辨析得十分明白,最终也还得落实到写作者的写作之中,最终还是离不开写作者心灵的博大与情感的率真,否则就会出现一大批矫饰之作、模仿之作、匠人之作。以往我们讲“惟陈言之务去,”此言用在散文随笔的写作上,或许可以改成“惟矫情之务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选编这两本年选的过程中,固然有免不了因自身阅读局限而造成的遗珠之憾,但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们虽然尽可能地照顾到所谓题材与手法的多样性,但更重要的取舍原则还在于守住情感的真切与心灵的博大这两条底线。因此,在入选的这些篇什中,无论是情感的抒发还是识见的阐释,无论是现实的记录还是往事的追忆,无论是发古之幽情还是见洋之感慨,无论是读书之孔见还是观事之感悟,题材可以五花八门,手段可以玲珑满目,而且也尽可能在往丰富里挑选,但情之真与心之大则没商量。由是观之,在这两本年选中的一些篇什,尽管可能挑出其不够精致、不够娴熟、不够老到、不够……之类的毛病,但从作者笔尖透出的那份率真的情感往往令人感动,回味不已,灵动的笔法激发你阅读的快意,理性的思辨带你进入思考的乐园……读文章能有如此效果,足矣!

三

有必要对这两个选本编选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略作说明。

在选编过程中,一些作家给我们来函来电,提供作品,使这两个选本增色不少,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感激之情。

对入选两个选本的作家,我们大都以不同方式征得了他们

的同意。但有少数入选作品的作家，因我们孤陋寡闻，尚未及时与其取得联系，只是又不忍割爱，故冒昧将其大作选入。在此，我们要向他们深表歉意。这些作家见到该书后，请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两个选本中作品的顺序排列，大体依其内容的相近而相对集中，而同一内容中先后顺序则完全凭我们个人的阅读习好而定，这也算是一种见仁见智吧。

需要重申的是，由于我们阅读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好在每一位读者本身就是一位编选者，在他们平时的阅读积累里，也会有自己心目中的散文随笔最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选本只是提供了一种参考。如果来年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完成选编这道难题的话，希望能少一些这种遗憾。

2002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序..... 王必胜 潘凯雄(1)

袁 鹰 秋山红叶青龙桥 (1)

铁 凝 四见孙犁先生 (6)

丛维熙 荷香深处祭文魂 (12)

崔道怡 你与黄河同在 (21)

周大新 冯牧先生 (26)

董保存 彭德怀元帅和《欧阳海之歌》 (31)

张抗抗 遗墨摩挲泪几行 (40)

高尔泰 常书鸿先生(节选) (48)

汤世杰 最后的人性的李乔 (52)

叶兆言 王伯祥·顾颉刚 (55)

翟永明 林徽因在李庄 (63)

王中才 又见白羽 (70)

陈 村 去找史铁生 (80)

刘心武 仁瓜俩枣 (83)

高 莽 翻译家草婴其人(节选) (86)

贺捷生 老迈和他的书 (95)

高洪波 美林的世界.....(101)

蔡 翔 三年生死两茫茫.....(104)

刘 茵 好人高贤均.....(118)

蒋子龙 六十岁真好.....(126)

李国文 茶酒篇.....(133)

余 华	父子之战·····	(139)
莫 言	陪考一日·····	(143)
吴冠中	母亲·····	(148)
衣向东	躲在信纸背后的父亲·····	(152)
阎连科	感谢祈祷·····	(155)
陈映实	幸福着女儿的幸福·····	(159)
周 涛	狗狗备忘录·····	(164)
陈今越	一只叫安的狗·····	(175)
庄 洒	我和鸟儿有个约会·····	(179)
余秋雨	苍老的河湾·····	(184)
邵燕祥	踪迹前尘(节选)·····	(204)
叶 楠	赶年·····	(217)
毕四海	生命的故事(二题)·····	(221)
陈 染	家居琐记·····	(227)
柳 萌	关于雨的记忆与怀念·····	(232)
张承志	吊瓶子·····	(241)
于 青	北京布鞋·····	(245)
张立勤	一直下雪·····	(250)
李存葆	国虫(节选)·····	(257)
胡廷武	听蝉·····	(289)
萧春雷	虫子们·····	(309)
王 蒙	印度纪行·····	(320)
朱秀海	三重印象下的俄罗斯·····	(333)
史铁生	想念地坛·····	(345)
贾平凹	通渭人家·····	(350)
梁 衡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357)
何向阳	长河行·····	(366)
刘继明	一个人的武汉·····	(380)

刘 齐	我们沈阳人·····	(390)
阿 成	走进哈尔滨·····	(398)
素 素	模仿的大连·····	(410)
范小青	苏州园林·····	(420)
陈 燕	广州，广州·····	(429)
林 白	云在天边·····	(434)
于 坚	伤心虎跳峡·····	(441)
廖 奔	丽江风韵·····	(449)
庞天舒	昭君的草原·····	(471)
刘元举	去往大昭寺的那几个日子·····	(477)
巴音博罗	吉祥蒙古·····	(486)
陈世旭	庐山思绪·····	(490)
余光中	泰山一宿·····	(495)
叶延滨	圣地(节选)·····	(504)
迟子建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511)
韩静霆	消失的范家石坊和永生的骑马童子·····	(516)
王充闾	亲近泥土·····	(521)
刘亮程	库车(节选)·····	(527)

秋山红叶青龙桥

塞外来的秋风吹到长城边，仍挟着阵阵萧瑟的寒意。山坡上几处红叶点染着落寞的秋光。灿烂夕阳下，冰心和吴文藻两位老人的塑像依偎并立在一个小山头上，依然是那么和蔼慈祥，脸上依然挂着永远的笑意，引起人们温暖的怀思。

怀思。是的，这里正是长城华人怀思堂的一角：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同他们两位在一起的，是他们生前共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叶圣陶、茅盾、徐悲鸿、田汉、夏衍和曹禺。这几位老友，都已先后离她远行。徐悲鸿先生早在五十年前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猝然病逝。田汉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摧残凌辱，1968年冬惨死狱中。茅盾1981年辞世，距今已二十年。叶圣陶老人1988年以九二高龄仙逝。就连仅仅比她小半个月出生被她称为小老弟的夏衍，比她先走五年。下一年，比她年轻十岁的曹禺相继病逝。说到她那位患难相依、哀乐与其大半生的老伴吴文藻，也早在十五年前驾鹤西游。而今天，他们都来到这个长城脚下的怀思堂，老朋友重又聚首了。泉下有知，执手相看之际，不知是悲是喜？是微笑还是流泪？

我肃立老人塑像前，望着渐渐远去的长城雉堞，禁不住遐思绵绵。长城脚下不远处，便是青龙桥。冰心妈妈——让我再叫一声妈妈吧——您还记得青龙桥吗？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来到青龙桥所写《到青龙桥去》那篇散文的往事吗？

整整八十年前的1922年10月，在“双十节”假期，避开北京城到青龙桥去。一路上，她看到的只是无际的苍黄色的平野，和连接不断的天末的远山，不时有很浅的浓绿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那时的火车开得一定很慢，所以她能看清“山半

柿树的叶子，经了秋风，已经零落了，只剩有几个青色半绿的柿子挂在上面”。这般景色虽然比不上江南，也同她童年时代熟悉的大海壮观迥异，但也还是一派北国风光吧。但是青年女作家并没有着意渲染雄伟的长城和沿途的风景，却用相当多的笔墨叙述列车上见到的铁路稽查和几个未打票的普通兵丁之间的细小的交涉和对话，使她“周身起了一种细微的战栗。——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回想，呀！竟是最深的惭愧与赞美！”

针对当时一般文学作品中通常对军人形象大都做粗野、残忍甚至有点疯狂的描写，“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二十二岁的冰心感到深深的不平。她直率地呼喊：“文学家呵！怎么呈现在你们的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

她从小生活在当海军将领的父亲身边，周围是辽阔的大海、平静的海港和质朴的海军官兵。她熟悉他们，了解他们，或者说，她爱那些大多来自城乡平民的普通兵丁。所以她充满同情地写道：“也讲一讲人道吧！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们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笳声中度生活。家里的信来了：‘我们要吃饭！’回信说：‘没有钱，我们欠饷七个月了！——’可怜的中华民国的青年男子呵！山穷水尽的途上，哪里是你们的歧路？……”

我抄录这一段文字时，心中禁不住一阵战栗，八十年前，一位出身名门的年轻知识女性，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关注同情于那些为北洋军阀驱使卖命的普通士兵，不能不感佩“五四”时代弘扬人性、人道和人权精神的闪闪光辉。惭愧的是，青少年

时代读此文时，对占了一半以上篇幅的这些内容，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我调到北京工作后，也曾不止一次登长城，乘火车到青龙桥站下车，瞻仰詹天佑铜像。虽然脑子里也闪过《到青龙桥去》那篇名作，却已记不起文章的内容。

1959年秋天，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作为我服务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有幸陪同冰心妈妈再去一次青龙桥，邀约她写一篇《再到青龙桥去》。这类出题作文的事，对作家多少有点不尊重。但是冰心妈妈欣然允诺，她说早就想找机会再去一次青龙桥，看看那里今天的新面貌。金秋的一个清晨，我和同事李叔方一早就到冰心先生寓所，接她赶往西直门车站。我们再三向她致歉，由于汽油紧张，不能用小轿车送她，只好乘火车。她再三摆手说：“不用不用，那一年是坐火车，这次也得坐火车。”

到青龙桥站下车，已近中午，按冰心先生的主意，也按当时出差采访习惯，先到派出所，打听到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址，就直奔他家。李景祥一家正准备吃饭，看见小院里突然进来三位不速之客，不免有些惊讶。我们连忙向他道歉，说明来意，便盘腿上炕，同他娓娓交谈。冰心先生从他一家妻儿生活问起，又问到生产队的发展，一边细细地问，一边不停地记，就像走亲戚似地叙家常。那位年岁不大的质朴的基层干部虽然听到我们的简单介绍，可能始终也没有弄清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细声细语的老太太是什么人。他讲得实实在在，讲生产队的成绩，也讲目前的困难。既不夸夸其谈，像那些年我见到的一些县乡干部那样，也不忸怩作态。冰心先生很满意，对他印象很好。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她看看手表，看时间不早了，回头对我们说：“我们告辞吧。不要耽误他们吃饭，更不要耽误他的工作。”出了李景祥家门，她还恋恋不舍地一再回头。看到溪边小桥下有个穿粉红褂子的姑娘正在洗衣服，笑笑对我们说：“你们看，小桥流水人家，多美的一幅画面！”冰心先生

是性情中人，她在生活中随时会发现美。

在一个小茶馆里吃了点简单的干粮，我们又陪她登上长城，经过一处处堞楼，她不住地向远处凭眺塞上秋光，心情极畅快，一点不觉得累，还不时回头对比她年轻二十多岁的副刊编辑李叔方说：“你身体好像有点弱，慢慢地走吧！”

回来后没有几天，她就寄来《再到青龙桥去》。盛世文章，又值十年大庆，笔下自然摇荡着欢乐的气息，不复有三十年前的凄凉和感慨。就如她后来在文章中开始写到的：“这一天，我被喜悦温煦的空气所包围，所笼罩！”她说不是“寻梦”，也不是“访旧”，而是“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去迎接那扑面的盈盈的喜气的！”

文章里，她写了张灯结彩、花卉缤纷的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梳着双辫的售票员和车上拿着蝇拍笑嘻嘻的来回招呼的乘务员，写了田野里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写了生产队长李景祥，也写了一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风貌，同她三十年前第一次乘车去青龙桥的几位女大学生完全是两代人了。文章结束处她写着：“……看着他们滚珠似的来往，尽情地欢笑，我虽然在一旁静坐着，我的心情却和他们融在一起。我的心默默地在向着他们呼唤，向比他们更年轻更幼小的人们呼唤：“让我们都多加一把劲吧，将来和平幸福的世界是我们的！”

近看长城上下欢欣踊跃的青少年，远眺碧绿碧翠的山峦，还从重山叠岭间的缺口看到水光掩映的官厅水库，她沉浸在一片欢乐和美好的情绪中。那时候，谁会料到仅仅六七年后，会遭到一场突如其来、旷世罕见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席卷全国、连续肆虐十年的黑色风暴呢？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长城比以前更加雄壮辉煌，青龙桥也一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光。李景祥今年该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再到青龙桥去》发表后，我记得曾经给他寄过一份报纸，地址是延庆县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不